

街头老艺人

■朱宁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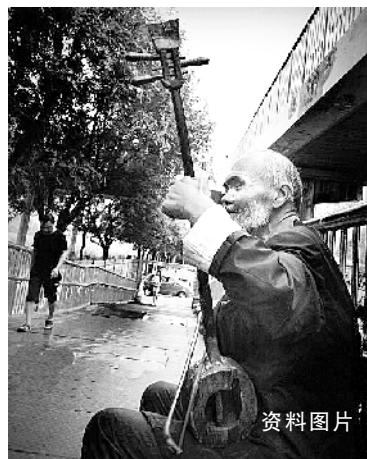
前几日，在下班回家的路上，忽被一阵清越的声音吸引，禁不住掉头循着声音一探究竟。果然，几十米外，在一个路口，一位老艺人正如痴如醉地拉坠胡，已有几位行人驻足倾听，并有人上前打赏。带着几分怜悯、几分欣赏，我也掏了钱。

一把坠胡、一个小马扎和一个装钱的小桶，几样简易的物件置于眼前。那清瘦的老人端坐于街头，闭目专心演奏，粗糙的手指灵活地拨动着简单的几根弦，和着曲调，他的头部不时扭动，右脚也不时打着节拍。

我觉得很好听，且出于职业习惯，和旁边的两位老人一起逗留于老艺人身边，听着、询问着更多关于老艺人的事。期间，《九九艳阳天》《女儿情》《真的好想你》《二泉映月》……相继奏出，当然，还有一些我不熟悉的戏曲段子。这老人，还挺有才！

附近商店老板的孩子专注地看着，感觉很新奇；抱孩子的年轻妈妈坐在旁边，认真欣赏；路过的年轻小伙子赞叹着，感动地掏出了5元钱；从私家车上下来的司机也前来细听，掏出手机拍照，要发微信朋友圈；一位50多岁的戏曲爱好者，当场索要电话，欲拜师学艺。大伙儿议论着、倾听着……

大家围着老艺人，听着或伤感、或激越、或舒缓、或欢快的曲子，享受着这马路边的演出，美妙、清越的坠胡声，让



资料图片

车辆的鸣叫、人群的嘈杂，都显得喑哑了。

原来，老艺人自幼喜欢戏曲，痴迷坠胡，在努力自学的同时，还到处求老师指点，一有空，便拉上一段儿自娱自乐。他已经60多岁了，不愁吃穿，几个子女已成家立业，不需要再操心。他只在农闲时节，骑三轮车出来，四处演奏找乐子，真是潇洒快意！

人生没有彩排，处处都是舞台。这位快乐、潇洒的老艺人，四处游走，随遇而安，将心中的音乐、真挚的情感，以坠胡之声表达出来，让大家倾听，做自己喜欢的事，并从中获取些许收入，岂不快哉！

桃花

■武阳

桃花一开闹三春，几朵鲜艳几朵芬。
彩蝶恋色展双翅，黄蜂贪香粉满唇。
紫燕花间传情话，喜鹊枝头报佳音。
游人驻足不忍去，无奈红日已西沉。



感怀二首

■何辉

观吉鸿昌故居有感

革命英烈吉鸿昌，爱国将领美名扬。
做官不许家发财，浩然正气震四方。
民族英雄吉鸿昌，壮烈殉国志气昂。
国破恨不抗日死，激励后人永自强。

清明思念

雨落大地清明天，静立深思坟墓前。
仿佛父母仍在世，温暖话语响耳边。
跪拜叩首送纸钱，乞求保佑寄心愿。
倘若二老今安在，孝顺爱敬莫等闲！



亲亲你，我的故乡

■张彩霞

又是一年春草绿，又是一年清明时，我们姐弟几家人早早起程，驱车二百多公里，回到了我们思念牵挂的故乡——永城。

推开大门，院子里一片寂静，地上竟长出了绿油油的芳草，盆栽的小香葱长得正旺，还有那棵桃树，粉嫩的花朵缀满枝头，苍劲的树枝向四周伸展，借着春天的力量使劲地生长，真是“春色满院关不住，红花绿草入眼来”。还有那棵柿树，去年受伤后，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，如今也泛青了。

感谢你，院子里的草；亲亲你，院子里的花；拥抱你，院子里的树；抚摸你，房间里的物件。是你们守着这个家，是你们封存着我们所有的回忆与希冀。

去年爸爸去世后，我们把妈妈接到了周口，这个院子就空了，但这些花草树木却对小院不离不弃，忠实地见证着时光的变迁，铭记着岁月的沧桑。

看着这一草一木、一什一物，几多欣慰，几分忧伤，几丝眷恋。

带上祭品，我们要去祭祖扫墓。祖坟坐落在村旁的麦地里，清明时节的麦苗正茂盛地拔节抽穗，青翠欲滴、生机盎然。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过麦垄，叶穗上的露珠沾在鞋子上、裤腿上，一股清新的禾苗清香扑面而来，久违的泥土气息也令我陶醉，我禁不住弯下腰去，轻轻地掬起几个麦穗，久久地亲吻。

爷爷、奶奶、爸爸，还有我们的祖先，都长眠在这里。我们一一祭奠，轻轻告慰，缓缓地汇报所担负的使命，诉说着怎样完成他们未竟的夙愿。

起身离开祖坟时，我默默地捧起一把黄土装进盒子。我要把它带在身边，带到我生活的城市。

返程时，经过儿时常嬉戏玩耍的那条小河，河水清清，波光粼粼，成片成片的大白鹅，或岸边栖息，或河中游动，远远望去，像大片散落的珍珠，闪烁着洁白的亮光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这条淙淙流淌的小河，依旧荡着清波，依偎着村落，就像母亲甘甜的乳汁，滋润着我们的心窝。

故乡的一草一木教我心系大地，父老乡亲催我勤奋上进，再踏征程。



春天的怀念

■奈新江

柳树畅快地舒展着鹅黄的枝条，麦苗尽情地涂抹着青绿的颜色。这样美妙的春景，只可惜奶奶永远也不能享受了！十几年前的那个春天，奶奶病逝了。

奶奶七十多岁时，夏天里她还是每天下地割草，背回家，再慢慢把草剁碎，掺在麦秸中喂牲口。若碰上下雨，奶奶背着一篮子草踉踉跄跄地走着，我打着伞去接奶奶，她全身已被淋湿，一绺白发遮住了眼睛，雨水顺着皱纹的沟壑流淌过黄瘦的脸。家人每次都劝她不要再割草了，可奶奶解释说，不割草掺在麦秸中，牛不好好吃，看这几天瘦的。

奶奶几乎没有一天是闲着的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奶奶摔倒了，还未完全康复就想下床，想干点活。

奶奶忙碌惯了，不是干这就是弄那，秋天拾树叶晒柴火，冬天摇纺车纺棉花。

奶奶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，但谁又能体味她平凡中的艰辛呢！

上中学时，每次我请假回去，奶奶总是会急急忙忙烙几个油盒子让我带上。奶奶一会儿擀面，一会儿又去翻鏊子上的饼，忙得不可开交，但她却让我不去翻，说恐怕焦了。奶奶知道我最爱吃油盒子，烙完饼后，就把两个圆形的饼叠在一起，浇点油，撒点盐，折成长方形，重新在鏊子上烙，就成了香脆无比的油盒子。可这一切已不能重现，只能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了！

奶奶离开的那晚，天突然下起了小雨，或许上天也很伤心，不愿让她离开吧。

短暂的春天，永远的怀念！